



涵蓋盔甲兵器繪畫文獻印章

140珍品呈現歐洲千年騎士傳奇

汲寶齋

鋼鐵重甲凝霜，駿馬騎士榮光。作為中世紀西歐歷史舞台上最具傳奇色彩的群體之一，騎士在歐洲文明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正在成都博物館展出的「鋼鐵與榮耀——意大利都靈王宮博物館珍藏的140件／套盔甲、兵器、繪畫、文獻、印章等文物，以騎士群體的時代記憶呈現歐洲歷史的片段，讓觀眾聆聽鋼鐵與榮耀的時空回響。」



大公報記者 向芸(文、圖)



騎士盔甲和馬甲(約一五五〇年)「人馬合一」。

值得一提的是，展覽中的馬鐙等文物，印證了中國古代發明的馬鐙對歐洲中世紀騎士及其分封制度形成所帶來的重要影響，亦是千年之前東西方跨越山海實現文明互鑒的實證。展覽將持續至8月23日。

文藝復興時期軍事手工藝精湛

今次展覽由成都博物館與意大利都靈王宮博物館聯袂呈現。

展覽執行策展人劉秋佚告訴記者，展覽以「榮耀之路：騎士的生涯」「時代變局：騎士的挑戰」「浪漫想像：騎士的回響」三大單元構建完整敘事，全景呈現中世紀騎士文化圖景，並回答「何為騎士、騎士何為、騎士精神何存」的問題。

何為騎士？真實的騎士，誕生於八世紀歐洲的封建軍事貴族，其裝備與技術傳統可追溯至歐洲古典時代的重裝騎兵，而作為一種軍事制度與社會身份，它興起於中世紀歐洲的封建采邑制與宗教倫理之中。騎士群體的核心成員兼具貴族、領主等多重身份，深刻影響西歐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領域。

然而要成為一名騎士卻並不容易，從

童年開始接受的嚴格軍事訓練、嚴苛的扈從考驗及莊重的冊封儀式，都是必不可少的歷程。是次展出的一件男童盔甲就讓觀者得以一窺騎士成長的艱辛過程。記者在現場看到，這套來自王室軍械庫的小型盔甲應是為10歲兒童所設計，這種特製盔甲能讓男孩盡早熟悉盔甲的使用，也能使其在參與巡遊和慶典活動時自我展示。

而展廳中極為吸睛的騎士盔甲和馬甲，則更為直觀地向觀眾展示了「人馬合一」的騎士裝備體系。19世紀時，將不同來源的盔甲部件重新組合成完整套裝進行展示是博物館界十分普遍的做法，都靈王室軍械庫在經驗豐富的鑄甲師主持下，完成了這套盔甲和馬甲的修復重組工作。

劉秋佚說，盔甲的主體部分由德意志的工坊製作，表面的雕刻和飾刻紋飾是19世紀重新製作的，盔甲背面還雕刻有一頭背負小塔的大象，可能意指丹麥的「大象騎士團」。「這套盔甲和馬甲是最能詮釋展覽主題的核心展品之一，不僅是戰場上的防護裝備，也代表了文藝復興時期歐洲軍事手工藝的巔峰。」

展覽中，斬矛、闊頭槍、長槍等長柄

武器與火槍發射機構，呈現從冷兵器到火器的技術躍遷。當騎士的戰場漸漸沉寂，人文主義的曙光再次照亮騎士時代。16世紀前後，「騎士」二字徹底褪去軍事與階級的屬性，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融入歐洲的文學、藝術、禮儀之中。

顯示社會精英身份宣示權勢

中世紀後期，盔甲發展為一種高階製造業，以浮雕、蝕刻、鍍金、烤藍等工藝精製而成的華麗儀式盔甲堪稱「鋼鐵珠寶」，成為顯示社會精英身份的證明。同時，在肖像畫愈發流行的文藝復興時期，定製一副全身鎧甲的戎裝肖像更是成為貴族們的潮流，藉以宣示權勢。

在劉秋佚看來，儘管騎士的戰甲已經褪去，但騎士文化所凝聚的雄偉氣魄與崇高追求，以精神符號的形式，在藝術作品、影視創作、電子遊戲與禮儀風尚中煥發新生。「2024年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一位身披銀色鎧甲、疾馳在塞納河上的女騎士驚艷世界。從中世紀的粗獷戰士，到女性力量、城市象徵與奧運精神的載體，這就是騎士精神在當代的延續與新生。」

「神奇的中國靴子」見證東西文明交融

事實上，歐洲騎士文化與中華文明並非平行存在，而是在技術傳播、器物交流、精神內核上深度交融，形成跨越時空的文明共鳴。今次展覽中，兩對精美的馬鐙更為直接地展示了東西方跨越山海的文明交流。

在馬鐙發明之前，騎手不能很好地固定在馬背上，靠雙腿緊夾馬肚作戰，人的力量、馬的力量、武器的力量難以合而為一。根據考古研究，中國古人在三國魏晉時期已完成從單鐙(輔助上馬)到雙鐙(穩定騎行)的

革命性創造，使騎兵這一兵種成為冷兵器時代戰爭的主力兵種。

當中國馬鐙由西遷的阿瓦爾人傳入歐洲後，這件看似簡單的裝置，徹底改變歐洲

騎兵作戰方式。騎士雙腳有了支撐，重心更加穩定，得以支撐重甲、揮舞長兵器、進行衝鋒格鬥，並在馬鞍上移動躲閃，極大提升了戰鬥力。甲騎具裝(重裝騎兵)也由此興起，人馬均穿盔甲，馬鐙使馬與人得以巧妙的結合。

劉秋佚說，正如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中國科技史》中將馬鐙稱為「神奇的中國靴子」，馬鐙帶來的軍事優勢，隨著絲綢之路等東西方交流路徑傳播擴散，深刻影響了亞歐大陸的戰爭形態，甚至間接塑造了歐洲的騎士制度。



▲馬鐙。

重點展品(部分)

正面開合式頭盔

(17世紀早期)



用於作戰、騎槍比武和其他類型騎士比武的多功能頭盔，左側面甲部分更易受到攻擊，因此是完整的，右側面甲部分留有呼吸孔。

胸甲

(18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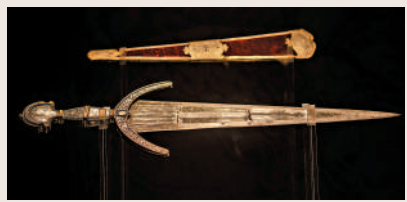
這件胸甲製作於18世紀初盔甲衰落期。鋼表面刻有金色的徽章和項鍊圖案，盔甲表面有火槍射擊造成的痕跡，直觀呈現火器對騎士體系的顛覆。



青銅劍身

(公元前14世紀—前13世紀)

可追溯至青銅時代晚期，劍身保存極為完好且依然鋒利，劍柄腐朽，見證人類早期騎馬作戰歷史。



五指劍

(劍身15世紀、劍柄1815-1830年)

文藝復興時期的典型七首，三角形劍身，刃底寬大，表面有排列緊密的鱗狀凹陷；劍柄由威尼斯工匠模仿原狀進行修補。

男童盔甲

(一五六〇—一五七〇年)

男童盔甲還原貴族孩童從小受訓歷史。



「青銅器裏的古代中國」河南展出

【大公報訊】記者馮雷報道：青銅，初鑄之時燦若黃金，被古人稱為「吉金」，是商周先民敬天禮地、治國安邦的重器。從古拙質樸的夏商彝器到造型奇巧的國之重器，從承載神靈信仰的神秘紋樣到記錄歷史大事的長篇銘文，「吉金鑄史——青銅器裏的古代中國」特展正在河南博物院舉辦，156件／套青銅器集中展示，通過豐富的器物、詳實的解讀、生動的展示，為觀眾呈現一幅宏大的中國青銅時代畫卷。展期至6月14日。

本次展覽由河南博物院與中國國家博物館聯合主辦，以造型藝術、紋樣藝術、器表銘文、冶鑄工藝、腐蝕機理五個方面為綱目，通過象尊、作冊版、涇伯卣、六年琿生簋、師酉簋等諸多重器，系統梳理這一中華文明代表性物證的發展歷程，呈現青銅器的造型、紋飾之美，闡釋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禮儀屬性、發展脈絡、文化內涵和重要成就，引領觀眾近距離欣賞美輪美奐的古代青銅藝術。

此次展覽甄選國家博物館珍藏的含婦好鴉尊在內的156件／套青銅重器，涵蓋容器、樂器、兵器、車馬器等諸多門類，聯合河南博物院鎮院之寶婦好鴉尊在河南博物院東臨展廳同時展出，完成發掘出土後50周年的首次在豫合璧。中國古代青銅器在造型藝術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價值和特色。

在本次展覽中，從商代早期錕錘鼎、獸面紋單柱爵的古拙質樸，到商代晚期鴉尊、婦好分體甗的莊重典雅，再到春秋戰國時期鳥形蓋壺、貢納場面貯貝器的多元創新，清晰呈現青銅器造型藝術從簡單到繁複、從單一到多元的



▲「吉金鑄史——青銅器裏的古代中國」特展在河南博物院舉辦。



▲兩件婦好鴉尊發掘出土後50年首次在豫合璧。

▲左為：貢納場面貯貝器，西漢時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右為：跪坐女像，西漢時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演進軌跡，讓觀眾領略不同時代的審美風尚。

1976年發掘的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青銅禮器400多件，數量豐富，造型多樣。其中，鴉尊在婦好墓中同出2件，一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一件藏於河南博物院。鴉尊整體為直立鴉形(鴉即貓頭鷹)，雙足撐地，與尾羽構成三個穩定的支點。鴉身為空腔，可以盛

酒，腦後有蓋，鴉頸內壁鑄銘文「婦好」。婦好正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據可查的女將軍。此器造型生動傳神，紋飾綺麗，構思奇巧，是中國青銅時代鼎盛期造型藝術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此次特展是兩件婦好鴉尊發掘出土後50年首次在豫合璧。

圖片：大公報記者馮雷攝

黃百鳴內幕交易罪成 判囚5個月

【大公報訊】商人兼導演黃百鳴於第三方協商收購天馬影視股份期間，慫恿胞妹購入天馬影視股份，早前被裁定一項內幕交易罪成。案件昨日(6月9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判刑，黃百鳴被判入獄5個月，獲法庭批准保釋等候上訴。

現年80歲的黃百鳴，原名黃栢鳴，是天馬影視文化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控股股東。

案情指，他在2017年8月25日至2017年10月17日期間，與某上市法團(即傳遞娛樂有限公司，前稱天馬影視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有關連，並掌握他知道屬於「天馬影視」的內幕消息，慫恿或促使黃潔珍進行天馬影視的股份交易。

控方早前透露，黃百鳴的胞妹在本案獲利約9.9萬(港元，下同)，名義上獲利約93萬，共計約103萬元。

辯方早前求情指，事件令黃百鳴名譽喪失，希望法庭考慮他從未犯事、已退休和步入高齡，沒有機會重犯，判處非監禁式刑罰。裁判官昨日判刑時指，黃百鳴為推動香港電影業奉獻一生，惟本案影響公眾對證券市場的信心，最終判其監禁5個月，另判罰9.9萬元及向證監會支付37萬元調查費。黃百鳴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公開資料顯示，黃百鳴身兼演員、編劇、導演、監製、製片人多重身份。1980年與麥嘉、石天創辦新藝城娛樂，打造了《最佳拍檔》《開心鬼》等經典系列；1991年創立東方電影公司，開創了《家有喜事》等港式賀歲喜劇先河。

天馬影視文化控股有限公司由黃百鳴與其子黃子恒於2009年在香港創立，2012年10月在港交所創業板上市，2015年1月轉至主板，主要從事電影及劇集製作、發行、放映等業務，出品了《花田喜事2010》《最強囍事》《反貪風暴》系列等作品。2018年3月公司正式更名為傳遞娛樂有限公司。